

我家门前有条河,名叫明月江。这个美丽的名字,一定和天上的月亮有着某种关联吧?儿时的我,总是充满好奇和想象。我的父辈们在这明月江两岸,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,四时变化,收获着自己的那一份酸甜苦辣。

明月江的春天,是从一个盛大的节日开始的,那就是儿时我们最为盼望的春节。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,明月江都沉浸在一种浓浓的年味里。腊月二十三过了小年,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后,大人们就忙着打扫庭院,为孩子们缝制新衣裳,赶制糯米面,焙醪糟做甜酒。男人们还有一个十分要紧的活儿,要在除夕之前,用竹竿、篾片和麻布编制一条九节火龙来,为新年闹元宵烧火龙做准备。新年到了,明月江两岸平畴绿野,阡陌纵横间,都是走亲访友的人儿。元宵节,最热闹壮观的烧火龙登场了,家家户户龙灯高挂,鞭炮齐鸣。只见一群精干的汉子,脚穿草鞋,赤膊上阵,一人持大红龙宝,九人持龙把,伴随着激越的锣鼓声在大街小巷穿行游舞,成千上万的人儿用烟花礼炮对着火龙喷放。那些火龙不停地变换着翻、腾、扑、飞、滚、游的舞姿,时而“翻江倒海”“兴云降雨”,时而“二龙抢宝”“九龙奉圣”,在一拨拨的铎铁熔炼的铁花喷射映照下,火龙与潮水般的人群水乳交融,浑然一体,真是火树银花不夜天,美轮美奂元宵夜!

春节过后,欢聚的人们奔向四面八方,又开始了一年的忙碌。在奔忙的间隙,明月江两岸的油菜花、桃花、杏花、李花盛开了,遍地桃红李白,明黄灿烂。晴日里,在这馨香扑鼻的花丛中,一定能找寻到打猪草、捉迷藏的小伙伴的身影。

盛夏的傍晚,伴着母亲清脆悦耳的浆洗声,我们好像野鸭儿在江水里嬉戏。太阳落山了,母亲呼儿唤应的声音在江面上此起彼伏,小伙伴们才从江水里冒出小脑袋爬上岸来,蹑手蹑脚地跟着母亲回到家中。

中秋,是满心欢喜的收获时节。大人们用碓窝捶着糍粑,满院子的糯米香,绿竹儿味,和着江边的泥土水草味儿,香甜醉人,直熏得明月清风入梦来。中秋之夜,月光如注,水波激湍处,江月乘风,月辉氤氲着水面,由淡变浓,由浅入深,像是洒着酒曲发酵这一江秋水,不知醉煞人间多少年?

明月江流经的荣华山、插旗山、万宝寨、走马梁,平畴沃野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此乃史称春申君故里,万顷池之地。相传楚灭黄国,春申君黄歇的先祖被流放到这里,只见万顷碧波一鹭飞,千山茂林渔猎回,便滨湖而居。至今,还有黄都黄庭之乡名,想必是先民们对故国不可忘却的思念。千百年来,人们疏浚明月江,垦田围湖,万顷湖泊愈来愈小,只留得今天的烂泥湖了。
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。荔枝古道从涪陵而来,经由万顷池而北上,过宣汉、万源,至陕西西乡,接子午道,飞马进了长安城。卫承芳,明代醇儒,家住明月江畔,“淇竹家风”至今传扬。明月江的润泽,真佛山三教合一,青云一派,盛开孝善法门。徐彦刚、唐在刚、唐伯壮,明月江畔的律彦刚,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明月江的红色传奇。

明月江,因切穿明月山而得名,千磨万击,坚韧不拔,由东向西,蹚出了这方水土悠远的历史和滚烫的文化。斗转星移,沧海桑田,往昔的平畴绿野,如今已是工厂林立。奔流不息的明月江,必将演绎更多人间奇迹。



乡村借物

□马卫(重庆)

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,常常要借东西。

借盐。盐不算稀罕物,可常常有的人家,煮饭时没盐了,到供销社买,太远,来不及,所以向邻居借。拿个小瓷碗去装,用调羹量。一般借一两调羹就够了,赶场天称了盐后,立即就还。当时的盐价是1角多钱一斤。

借火。煮饭要烧灶火,突然发现没火柴了,就向邻居借。一是借几根火柴,二是借火种,比如拿一块硬柴,到邻居家烧燃后带回来就行了。

借火柴不用还,当时一盒火柴两分钱。火柴头有几种,黑色的,粉红色的。梗为四方形的,还有扁平的。火柴盒上贴的“火柴花”图案,常被撕来耍。

借粮。每到冬天,坝子里的人家都要向山上的人家借粮。山里地广人稀,有富余粮食的人家多些。借玉米,次年谷子收后还大米,一斤玉米还一斤大米。借入方明显吃亏,但能借到粮,冬春不挨饿才重要,哪还计较吃不吃亏?如果不沾亲带故,还借不到玉米呢。

我二姨家差不多每年都要向我家和三姨家借玉米,但从来没有还过。她生育了五儿一女,煮一顿饭,就要好几斤粮。几个表哥长得高高大大,全在一米七以上。

借粮的事,包产到户后渐渐绝迹。

借棺材。借棺材这种事,恐怕难遇上,遇上了就是奇迹。

1976年,我们生产队高敬元家就遇上了。那年5月,才40多岁的高敬元死了,就用了给他老娘准备的棺材。他未婚,无子。安理了他后,两个分了家的哥哥商量第二年夏天再给老娘打棺材。没想到,老娘入冬不久也死了,没有棺材埋。现做也来不及,棺材用料讲究,要经过几伏几寒的木头才行,现砍的木头不能用,只好去借棺材。好在高家是大姓,为老年人准备好的棺材有好几口,借了一口,才办成丧事。

第二年,高敬元的两个哥哥凑钱打了

一口同样材质的棺材,还给人家。

借建材。我的干哥哥杨福军家,和我家隔了一条沟。他家里人多,生活困难,所以娶老婆不容易。他大哥三十多岁才结婚,老婆是过婚嫂。

好不容易媒婆给杨福军介绍了个对象,这对象实在,只有一个要求:杨福军得先修三间房子,搬出来住,就嫁给他。

那个年代,农村修三间砖瓦房的难度,不亚于今天在城里买电梯房。杨福军没手艺,只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,哪有钱修房?

咋办?婚是必须要结的。

借。

借砖。我家的砖就借给了他。当时我家准备把柴房和猪圈改造一下,墙体用砖砌,替换过去的木竹栅栏。

借瓦。借的是杨麻子家的。他家正准备把两间草房换瓦房。

借木材,用作柱头、檩子、椽子、大梁等。

就这样,杨福军居然修了房子、结了婚。一直到土地下户后,他才陆续还了借的砖瓦木材。这时他的孩子都几岁了。

借鸡。

1992年,我到城口县黄安乡宣传南巡讲话精神,住在大雁村的严会计家。我们进屋后,坐着喝茶,他出门去了,一会儿回到家,手里提着一只鸡子。

严会计有点尴尬地说,今年他家遇上了鸡瘟,没得鸡子,所以去借一只回来款等我们。

我心里过意不去,太麻烦人家了。心想鸡还可以借吗?

陪同我的乡干部说,大雁村离场镇远,有客来了,割不到新鲜肉吃,所以家家都养鸡,杀鸡待客。如果没有鸡,可向邻居借,自己家的鸡长大后,还就是了。

我深深感受到了山区的淳朴民风,山民的心地善良。

农村现在借东西的事越来越少,似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,也不如以前了。

假发

□兰卓(重庆)

老刘有点尴尬,但妻子鼓励他,既然戴上了就不要取下来,慢慢大家就习惯了。

之后,大家不叫他老刘,也不叫他小刘,见了面就一声“呵呵”。同事聚会时,大家点头示意招呼一下后,就再没人和他说话。老刘如坐针毡,要知道,老刘是单位的业务骨干,无论是高学历的领导还是刚来单位的小毛头,都经常向他请教呢,他都一副诲人不倦的做派。

开朗和气的老刘变得沉默寡言了,除了妻子,所有人似乎都把他当成陌生人,仿佛他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后被大家隔离了。

老刘感觉自己要疯了。终于有一天,他把假发丢进了办公楼前的垃圾桶。

在走廊上,有同事走过来,看到了就喊:“老刘,你回来了?”接着,见了他的人都喊他老刘,老刘激动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他挺直了腰板作凯旋状,连忙感激地一一回应:“我回来了,大家好!”遇到工作上的麻烦事儿,大家仍像以前一样隔着几丈远就喊:“老刘,过来一下。”老刘像有便宜可捡似的,一路小跑着就过去了。

老刘真的回来了!

是什么时候被人叫作老刘的,老刘自己也说不清楚,只记得是个二十多岁的小同事最开始叫的。那些过去叫他刘哥或刘叔叔的人,也都叫他老刘了,仿佛他们不统一称谓就会遭人耻笑似的。那些年龄比他大的人,也叫他老刘,他心里就起了褶皱,但还得答应着。

其实,老刘并不老,还不到五十岁,长着一张娃娃脸,如果不细看鱼尾纹,很难与他的实际年龄挂钩。之所以被人叫作老刘,他自己还是知道原因的:近几年头顶的头发掉了不少,显得有些光亮。

冬天来了,老刘就想买个帽子遮遮这顶上的光亮。可是这年月只有摩登时尚的女子和老头戴帽子,如果不是体弱多病,极少有人戴帽子。

为了摘掉“老刘”这顶帽子,他还是鼓起勇气买了一顶帽子。一戴上,老刘就发现特别显老,像一个退休老头似的,他立马把帽子扔进了垃圾桶。

周末,老刘拿着一个理发店的广告去订做了一顶假发。当晚,妻子就夸他年轻了二十岁。

老刘戴着假发去上班的第一天,大家先是一愣,接着别过脸去,快走几步捂住嘴,有的人没有稳住,就笑出了声。面对面碰上,有的同事就说,现在不能叫你老刘,应该叫你小刘了。

阅读副刊精品,请扫描二维码,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